

送你一棵茉莉花

□鱼享 文/摄



好。后来,大部分单位都统一搬到了行政中心办公,他们单位也是。同事们知道他反正也没地方摆,就每人几盆搬回家去。他自己也留了两盆,一盆茉莉,一盆石榴。

我和小金叫起来:“老田伯,你早说的话我们也要!”他“哈哈”笑起来,爽快地说:“你们真欢喜的话,这两盆搬去好了。”我心里不由响

起一个旋律: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芬芳美丽满枝了,又香又白人人夸……这是小时候我家门口广播里经常播放的歌曲,也许那时就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喜欢茉莉的种子吧。正好小金说要石榴,我就拥有了那盆茉莉。

喜欢是一回事,养护好又是另一回事。老舍先生爱花,也爱养花,先生说,尽管花草自

己会奋斗,若置之不理,任其自生自灭,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。我牢记老田伯的叮嘱,阳光、水分、施肥、除虫、修剪,一板一眼,认真对待,还从网上去了解养护茉莉的知识,甚至加入了一个养花群,碰到问题虚心地向群友请教。一年后,老田伯退休了。虽然同在一个岛城,却至今都没再遇到过。他送我的茉莉,在我家过得还算不错。新芽在春天里萌发,花朵无惧炎夏,一直开到中秋,在半休眠的冬天里,枝条就像一幅工笔画。它获得了我们全家的喜爱,包括我家一只名叫“小傻瓜”的虎皮鹦鹉。我们把笼子放到茉莉花下,移开笼门,“小傻瓜”跳出来,在茉莉枝上走来走去,咕咕叫唤,歪着脑袋,啄食叶子,闻着花香,哪还会想要飞走。

茉莉像一把撑开的伞,从小号伞到中号伞,再过一年,就要成大号伞了吧。看着秋花过后修剪下来的一些枝条,总觉得扔掉有点可惜,我就学着扦插了一些。冬天过去了,春天来了,那些扦插的枝条成为了一棵新的茉莉,在这个春日的早上带给我别样的欢喜。我把老茉莉从花架上搬到搭在阳台外的台子上,让它能晒到更多阳光。望着眼前的茉莉,我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个在叫南岙的地方上班的时光,那时办公楼对面有个山塘,送我花的老田伯经常在那个山塘里钓鱼。那时的我比现在的我年轻,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一些现在不会再冒出来的念头……

如今,我想把这些新生的小茉莉送给你,也许你也能把它养成一棵中号茉莉、大号茉莉,它会带给你清新和美丽,还有一些关于时光的回忆。

心香一瓣

清水龙虾爱老妈

□郑凌红

有人爱吃蟹,有人爱吃虾。我妈是“乡下人”,爱吃虾。

想替老妈说说,她最喜欢的清水龙虾。因为,人爱上食物,食物也会爱上人。我对龙虾过敏,老妈则不然。她淡泊宁静,长着一张笑傲江湖的脸。加之肠胃也好,自信飘延几十年,在吃的路上,可谓乐此不疲。

家乡有个地方,那里的龙虾,早些年很有名,是她第一站打卡地。作为儿子,我来帮她回忆,帮她把文字留下纸上。那里的水,味道有点甜,是农夫眼中的山泉。天然的食场,龙虾优雅洁净,是小家碧玉,也是山野村姑,更是盛夏餐桌上的当红炸子鸡。

她去见旧友。平时交通基本靠走的她,此行算是远门,颇有舟车劳顿之感。闺蜜相见,分外话多。于是,中午和晚上,清水龙虾都成了她的美味记忆。清水龙虾,虾体看似坚硬,其实内心柔软,经不住嘴巴的厮磨。牙口好的人,稍一用力,虾肉入口,鲜香弥漫,美味浸入心底。她婚前不喝酒,那一会,却是龙虾配啤酒,口口忘忧愁。回家后,便一改惰懒习性,苦心钻研清水龙虾的花样烧法,誓与闺蜜比高低。红烧、椒盐、清蒸、蒜蓉、冰镇,着了魔,入了道,成了吹牛的资金,也实实在在地满足了她自己的凡人心。

后来,她又鼓励我烧龙虾。我说我又不吃,干嘛要学。她说,男孩子总要学会烧菜,会几个菜,以后找老婆也容易点。我心里想着,你把我生得像挖煤工一样,菜烧得再好,老婆也同样难找。大约是十二年前的某一天,她翻出我爸的手机,对我说,这个是村里的某某某在吃小龙虾的照片。他以前是个单身汉,但是作为吃货,他精于厨艺,很快找到了老婆。无奈的我,不甘心,暗下决心,开始学烧菜。第一道菜,就是清水小龙虾。用老家的土灶,大火爆炒。简单直接,适合练手。后来渐觉火候不长久,于是又学了凉拌。再后来,又网上吸取了盱眙龙虾的特性,练成烧虾大法,慢慢地让自己有了应对之法,抵挡到家里吃饭时无一技之长的惊慌失措。

如今,小龙虾在全国各地绽放,烟火四起,在秋天也和螃蟹争二分之一的天下。老妈的年龄自然与我等众人一般,随日月增长,烧菜的任务基本落到了父亲身上。我想,龙虾还是爱老妈的。正如,老妈依然爱着龙虾。倒是我,固执如初,还是没喜欢上小龙虾,但似乎有了“赠人虾香”的基本功。

湖南人的茶香小龙虾,湖北人的榴莲小龙虾,四川人的菠萝小龙虾,福建人的酸菜小龙虾,我都不羡慕,我只羡慕爱吃龙虾的老妈,只愿她像那些年的清水小龙虾一样,内心跳跃,味道极鲜。

蚂蚁岛行记

□杨军

漆写着“艰苦创业、敢啃骨头、勇争一流”的蚂蚁岛精神,一起展现着蚂蚁岛的新面貌。

我们沿着蜿蜒的村道向上走,两旁是些新建的房屋,间或有些老屋还保留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样貌。偶尔能看见晾晒的渔网和贝壳饰品,显露出这里仍在延续的渔家生活。

“到了。”陈老师在一排低矮的平房前停下。房子比想象中简陋许多,灰瓦白墙,木门上的绿漆已经剥落。门楣上挂着“蚂蚁岛人民公社旧址”的牌子,旁边有个石碑刻着“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”字样。室内陈列着些照片和文件:1958年建社批文、集体劳动的场面、妇女们搓草绳的场景。进门一张长会议桌,桌上摆着一件旧物:一台黑白电视机。

“那时候啊,岛民在老支书带领下白天出海打鱼,晚上点着油灯学习文件。”老教师的手指抚过墙面,那里挂着一张集体照,几十张年轻的面孔对着镜头微笑。

走出旧址,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不远处新建的“人民公社食堂”飘来海鲜的香气,门口停着几辆旅游大巴。穿统一服装的导游正用喇叭讲解。

午后,我独自爬上岛后的山坡。风吹树叶响,远处海天一色。山坡背阴处有几处荒废的

家藏万卷书

□麦田守望者

来好笑,父亲和两位叔叔都嗜书如命,彼此间爱好的书籍如同现在不同部门间,专业泾渭分明,但也时常互通有无。究其原因,是他们都将孔乙己“偷书不算窃”的理论发挥到极致,每每见对方有好书,便“顺手牵羊”,悄悄据为己有。唯独我,可以自由出入叔叔们的书房,但前提是每次只能取走一本。因为这个缘故,最后许多叔叔的藏书,也都摆到了父亲的书架上。

因为家庭熏陶,我很小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藏书——几百册连环画,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等。我将它们按照系列珍藏在一个木箱里,不时盘点一番,视若珍宝。那是我最早的精神食粮,也让我在小伙伴中的声望颇高。可惜,这批连环画在一次搬家过程中不翼而飞,至今深感惋惜。

工作后,我也陆续购书或通过其他途径收藏了一些书籍,但相比父亲的藏书,不过九牛一毛。购书经历中最难忘的有两次:一次是图书馆淘汰旧书,我如获至宝,淘得几百册认为有价值的书籍;另一次是路过定海某地摊,见摊主按斤两售书,基本都是名家名著,我一口气买了一百斤。事后想来,这些大抵都是盗版书,心中不免对作者感到几分歉意。说起购书,与朋友江山相比,我的实在不值一提,听说江山每年购书花费上万元,家中两间房子都快堆满了。

受家庭环境影响,我自幼喜爱读书。记得

舟山蚂蚁岛,在地图上是如蚂蚁般的一个黑点。

五月下旬的一个多云天,我来到沈家门渔港的码头,等待开往蚂蚁岛的班船。海水浑浊而平静,泛着铁锈色的光。远处几艘渔船货船的黑影正缓慢地移动,像几个漂浮的标点符号。

船来了,是艘蓝白相间的铁壳船,船身上“蚂蚁岛”三个红字很显目。登船的人不少,一半是回岛的岛民,背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,还有近10人骑着电动车,皮肤被海风和岁月雕刻成古铜色。航船发动机轰鸣起来,海水在船尾翻起白色的泡沫,沈家门的高楼和大桥渐渐退成一道模糊的轮廓。远处的海岛一片雾气笼罩,其中有一艘艘货船停泊在海上补给或等待,貌似仙境。

“你们是一起去看人民公社旧址的?”身旁一位老人开口,他很健谈,眼睛出奇地明亮。他咧嘴笑着说:“我姓陈,是舟山市委党校的一名退休老师,每年要带三四十个参观团哩。”

海水由黄转蓝。约莫三十分钟后,一座形似蚂蚁的小岛浮现在海平面上。岛上绿意葱茏,几处红瓦屋顶在其间若隐若现。码头不大,却很干净。连着码头的新候船大厅外墙上用红



睡前,女儿缠着我给她讲故事。我绞尽脑汁,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的明朝大学士解缙“门对千棵竹,家藏万卷书”的故事,便复述给她听。

小时候,我一直以为这是父亲杜撰的故事。父亲自幼饱读诗书,街坊邻居都说他“肚子里很有点货”。因此,在我缠着他讲故事的时候,他总会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引子,信手拈来编织出许多奇闻轶事。

“门对千棵竹”我家是实现不了了,但藏书众多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虽然未必及万卷,但几千册定是有的。小时候,我家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家。我的爷爷是教师,曾在国立小学教国文,后又在镇完小任教,当了几十年的校长。父亲师范毕业后,继承衣钵,成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我的两个叔叔也是大学生,家里藏书颇丰。

这些藏书中,爷爷的多为线装手抄本,以经史子集为主,理论性较强,且多为文言文。爷爷去世前几个月,还戴着老花镜阅读《唐诗三百首注释》,这一幕,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记忆。父亲的藏书则比较杂,三教九流,五花八门,但以文史类居多,如《长安恨》《李自成》《林海雪原》等,还有《青春之歌》《边城》《人生》等纯文学作品,亦不乏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《美学》等书。我至今仍清晰记得,小时候父亲隔三岔五带我到图书馆购书的情景。大叔因在部队服役多年,藏书多为军事题材与名人传记,如《红日》《东方》《彭德怀传》《吕正操回忆录》等。说